

成都巷战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巷战

袁箴 周少稷 罗竞先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责任编辑：马幼明
封面设计：刘明煦
版面设计：龙小龙

书名 成都巷战
作者 袁 箴 周少稷 罗竞先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资阳县印刷厂

1987年3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32
1987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5.25
印数 1—18,350 册 字数112千

标准书号：ISBN7—5411—0107—9/I·106
统一书号：10374·378
定价： 0.89元

目 录

第一回	骗钱财肉菩萨成佛 购军火四巨头销赃	(1)
第二回	兵工厂血肉横飞 皇城坝示威游行	(18)
第三回	清明祭祖叔侄相会 踏青扫墓翁姑哭泣	(37)
第四回	扣军火二刘结怨 演双簧电话三通	(53)
第五回	挖墙脚爆发巷战 争防区田刘交锋	(69)
第六回	赌场逞豪钱庄起火 佯装下野浪迹青城	(87)
第七回	牛市口车耀先脱险 潼川会刘神仙煽风	(105)
第八回	听谗言一战煤山 躲兵灾二女出走	(119)
第九回	二战煤山石少武亡命 五出皇城刘师亮喊冤	(136)
第十回	三战煤山弹如飞蝗 巷战停火退兵新都	(153)

第一回 骗钱财肉菩萨成佛 购军火四巨头销赃

话说解放前成都坝子流传过一句歇后语：“石经寺的菩萨——乾人”。“乾人”者，穷人也，语意双关，原来出自一段骗财奇闻——

本世纪三十年代，从成都到重庆有一条东大路，全是石板镶成。这东大路从成都牛市口起，经沙河堡、黄门铺、大面铺到龙泉驿，翻上七八百米高的龙泉山，以鴉雀口为界，上山十五里，下山十五里。到得山脚，便见山岭环抱之中，依山傍岩，森森古柏围绕着一座寺庙。这寺庙说大不大，说小却也占地一百二十亩。这就是远近闻名的石经寺了。如今虽是年长月久，日益荒废，当年却着实热闹过一阵子呢。

早在明朝成化年间，这里就是山岭连绵，草木丛生，松柏蓊郁，野兽出没之所，人烟稀少之地。到了正德年间，有一个楚山禅师在这山下天成寺圆寂了。他坐化于寺后山洞，后来人们叫它“祖师洞”。

又过去两百多年，到了清代乾隆三十二年，州牧宋思仁因游寺有感，送了一部石刻的《金刚经》，共计三十二块石碑，密藏寺中。不久，便发生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有趣传说。

传说离龙泉山麓里多路，有一户姓陈的人家，盖了两间茅屋，开了四亩荒地，两夫妇靠山吃山，砍柴种地过活。膝下单生一子，取名牛娃。

这牛娃到了十岁上，时逢处暑、白露之交，一场暴雨接连三天三夜，引起山洪暴发，淹了田地，冲走茅屋，水退后又是一场瘟疫，老爹娘相继染病去世。可怜牛娃家破人亡，无依无靠，人又憨厚老实，乡邻才叫他去一户二财主家放牛。

一天，烈日炎炎，时当正午，牛娃摸出两个包谷馍馍，坐在山泉边青石上，捧些山泉水喝了，嚼着嚼着望天遐想。这时，从山上东大路气呼呼下来一人，且看他什么模样：

五尺袈裟，一根禅杖。黑发绺成十个发髻，黄绢围成一圈抹额。络腮胡黑里透黄，麻窝鞋蓑草索长。不似如来弟子，也非降香头陀，倒象行脚达摩。^①

那僧人见了牛娃，摇摇摆摆走上前来，对他说道：“放牛娃，把你那馍馍给我一个，再给我装一葫芦水来！”说着把腰上的葫芦解下。牛娃忙把左手一个馍给他，右手接过葫芦放在泉中，“咕噜咕噜”灌满一葫芦，仍用包谷心塞好，双手捧给那僧人。僧人呵呵大笑道：“娃娃有造化！你想过好日子吗？”牛娃点头。只见僧人走向岩边，用手一划，一块方方正正的石板，象豆腐似的轻飘飘落在他手上；随即又用手指拇在石板上刻出一行行经文来。牛娃惊奇地望着，问道：“上面写些啥呵？”僧人把他拉到怀中，摩挲着他的头顶喃喃念道：“放牛娃，放牛娃，诵石经，得道法，立如松，坐如钟，佑四方，保

^① 达摩——为印度高僧，相传在唐玄奘西行取经之前，曾东渡海洋第一个传送佛教来到中国。

庄稼。”反复念了几遍，听着听着，那牛娃好似活了。此后，僧人每天都来给他刻写一块石经，一连刻了七七四十九天，牛娃就有了四十九块石板经。他白天放牛山上念，夜晚回棚睡着念，日复一日，也不知过了多久，引起二财主的不满，逐日扣罚他的伙食。一天，乡人忽然发现牛娃盘膝危坐在磊成的石板经上，喊他不应，推他不倒，竟然一动不动升天去了。

消息传出，看的人络绎不绝。“放牛娃飞升，肉菩萨成佛”的流言，便飞遍了山上山下。这一日，忽从人群中钻出一人，新剃的和尚头，穿一领百衲衣，大约三十来岁一条汉子，居然手拿木钵，向众人募化起香资来。那些做庄稼的，想着这是放牛娃坐化，望他保佑风调雨顺，个个都拿出银钱凑合，不一阵，便把那木钵装满了。那人暗暗得意，就天天在此，向看稀奇的人募化，积了不少银钱。又请来匠人，将牛娃所坐岩石凿成台座，修起殿阁，自己做起当家和尚来，接着还给尸体用箔穿金，香火供奉为“石经祖师”。“石经寺”的名声就此越传越远了。牛娃的肉身，天长日久也就干枯了。所以后来就有了“石经寺的菩萨——乾人”的歌后语和这个奇闻。

其实，这才是一场旧社会骗人钱财的把戏。原来那石板经确是州牧宋思仁刻来送的，现尚有一块在世。一九六四年，成都市文化局工程处在此修建时，又从夹墙内发现了一具干枯的木乃伊，揭穿了“肉菩萨成佛”的秘密。只因那牛娃受二财主盘剥，挨饿染病，行将病饿而死时，被人用一根钢钎从肛门直插脑顶，在他未僵硬前，把尸体扭曲成一尊坐像，又往肚内灌了水银、朱砂，接着肉皮上贴了金箔，用以欺世惑众，公然骗取许多无知乡民的钱财。正是：

说穿日月无光彩，道破江山水倒流，

旧时穷人无路走，寄托神佛自解忧。

且说这石经寺因此财源大开。那当家和尚便大肆招募僧众，在破败的天成寺残留的基地上，自己当起主持方丈来。又将积累购买田产，大兴土木，殿阁前坡地筑起一座大雄宝殿，重檐斗拱，花窗上雕饰着麒麟、云纹和狮、龙等。殿内两侧壁上，镌着释迦谱壁画，供奉诸佛菩萨，借以聚敛钱财，代代相传。不知哪一代主持，又在大殿石阶下，两廊修起东西二十四间长厢房，直通庙门。门上悬起丈多长的“石经寺”鎏金匾，白石廊柱上大书一副对联云：“金身玉像不同泥塑木雕，祖师爷万应万灵；法雨慈云能运水行火降，大士殿三焚三灭。”煞是排场。引得那善男信女，居士游客，望风而来。到了民国，石经寺更是钟鼓齐全，香火旺盛，十分辉煌。每年从冬月初十到来春三月初三，为开山庙会之期，游人杂沓，商贾云集，好不闹热。

那时这里属简阳县的九龙乡管辖，正当成渝公路三十七公里侧，上至龙泉驿可通成都，下至贾家场经资、内直达重庆，左去石桥镇可通小川北，右接成都东五个场镇与金堂、什邡县毗连。是以每年庙会之期，四面八方，有为上香而来，有为踏春而来，有为经商而来，那石经寺岂有不闹热的？光上供的清油就达两三万斤，刮去蜡油后的蜡芯子拿来榨油，也动辄两三千斤呢。

这时，庙中人口也已大增，除方丈、主持、执事、知客、监寺、门头等上层僧侣外，还有搞劳作的小和尚一两百人。自古以来，世人出家有种种原因：那因贫穷无以维生出家的叫饿

僧，因疾病想消灾祛病出家的叫病僧，因情场失意看破红尘出家的叫情僧，因入海沧桑悲观厌世出家的叫悲僧，因触犯王法远走他乡出家的叫逃僧，因杀人越货遁入空门的叫匪僧，更有一种地方豪强借寺庙以敛财，结党以营私，为非作歹，鱼肉乡里的叫凶僧，如此等等。这石经寺自明、清以至民国，僧众日益增多，到了四川军阀混战的防区时期，又混进了许多不法之徒。一伙寺中恶僧，上结军阀官府，下交乡绅豪霸，凭借龙泉大山，不只将它作为歹徒化装出入深山老林，抢劫来往客商的匪窟，还在庙内外公开摆赌聚众，开设烟馆，窝藏暗娼，又打通祖师洞作地下室，为大奸巨匪、军阀政客之流，提供寻欢作乐之地，谋财害命之所。那时，简阳本为二十四军刘文辉的防区，但二十九军田颂尧有个么兄弟田泽孚，是该军警卫师的一个营长，就驻扎在龙泉驿，当了龙泉驿的袍哥舵把子。石经寺就成为田、刘二家暗里争夺的地方。一伙恶僧，便要两边周旋。其中知客僧慧昌和监事僧慧圆，专为二十四军办事。二人狼狈为奸，挟持方丈老和尚常清，把持庙权，私购枪枝，配备了数十人的匪僧队伍，勾结甑子场的舵把子刘洪安，无恶不作。

却说这一年开山庙会期中，又值元宵佳节，只见那庙前空坝子上：

彩龙起舞，狮灯破阵^①，一通通锣鼓喧天，一层层人山人海。竹蓆篷、帆布篷、大红油纸伞，搭起了半里长街，商贾云集；油果子、三大炮、川北米凉粉，小么师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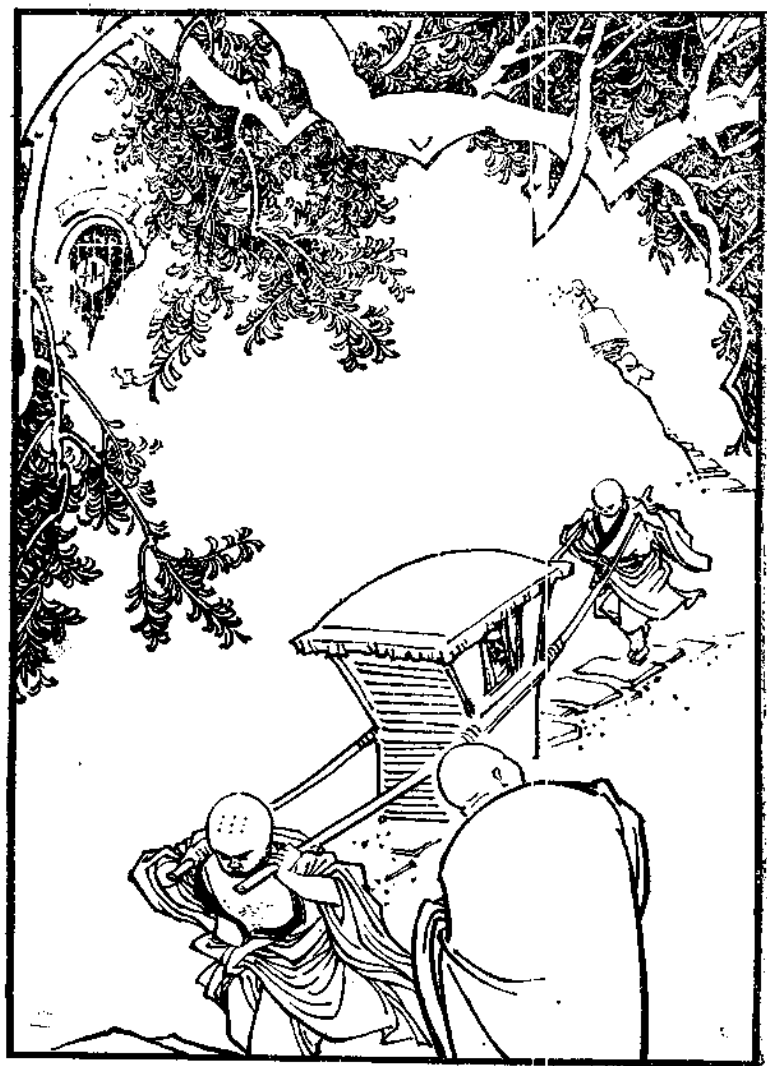
^① 四川狮灯分两类，一类是高脚狮子，一类是地浪狮子。地浪狮子除表演一般狮子的抖毛、舔毛、搔痒、打滚等动作外，还要表演破阵，破阵分文、武两类。文阵36，武阵72。如按摆阵的道具分，则有板凳、桌子、凳桌综合摆阵等。

破喉咙，招徕顾客。小娃儿喜玩一把糖关刀，众村姑爱摘两朵宫花俏。万头攒动，人声喧嚷，压倒禅院钟鼓声，赛过沱江起浪潮。

时过晌午，只见东大路上，从重庆方向远远来了两乘三丁拐软轿。早已恭候在路边的慧昌和尚，急忙迎了上去，背后紧跟着四个挎手枪的壮汉和尚。到了头乘轿边，他双手合十，一躬到地后，又走向第二乘轿前，向轿中人低语了几句，便回过头向四个壮和尚一挥手，那四人便纷纷上前替换了轿夫，抬起两乘软轿，如飞地绕过人群，向庙右侧柏树林跑去，转眼消失在祖师洞口。

这一情景，全被守门和尚张五看见。他急忙跑进东厢房，见田泽孚正雄踞上席赌牌九，便上前附耳低语道：“报告营长，庙门口有人会。”随即眼睛一眯，曲着右手拇指，道了声“阿弥陀佛”——这是有要紧事的暗号。田营长立即起身，向背后的赵排长说了声“你来”，紧跟着张五走出了东廊。他听了张五讲完两乘轿进山洞的事，不免一惊：难怪嗜赌如命的慧昌今天竟没有上牌桌！立即只身一人向山洞走去，到得洞口，果见两个挎枪和尚守护着。二人见他来了，谄笑着说道：

“田营长，慧昌师兄有客在内，请留步！”田泽孚道：“甚么客？今天下午我们团长要来和刘舵爷赌通宵，洞里地下室热和，我进去看看，你们敢挡我？”两个和尚苦苦劝说，只是不让开，正在纠缠，只听洞口铁门“咣当”一声开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哑巴和尚，提着两把瓦壶出来。田泽孚正要乘机抢进去，不料随后又是慧昌打发四个抬轿和尚出来。慧昌见了田泽孚，恶狠狠地睁着眼睛，冷冷地说道：“田舵爷，地下室今天我要用，请



你别处去发财！”不等田泽孚开口，又接着说：“要知道，这儿是二十四军的防区！”田泽孚一听，气得脸色铁青，咬牙切齿道：“好，我认得你慧昌！”转身便走。慧昌冷笑，回头吩咐守门和尚：“任何人不许进来！”

慧昌返身进洞，见另一个小哑巴和尚服侍来客洗漱已毕，两位贵宾已躺在红毡炕床上，烤着铜烘笼，闭目养神。慧昌不便惊动，望了望右炕来客挂在衣架上的康克帽和文明棍，皱了皱眉，便掀开棉布门帘，走进内室。

不一会，右炕上的来客醒了，伸了个懒腰，见左炕上主子微露鼾声，便轻轻端起炕几上满满的盖碗，喝了一口沱茶，然后抽出一支英国三炮台香烟点着，一面吐烟圈，一面悠闲地欣赏着这间地下室。

这是长三间的地下室。中央放了个五尺高的大油缸，一根正燃烧着的、大拇指粗的灯芯子，正从漂在油面的五色莲花瓣中伸出来，把全屋照得通明。靠洞壁两边，各摆了八张紫檀木雕花生漆立背靠椅，搭着蓝、白二色素花的椅披椅垫，茶几面子都是镶着山水花纹的大理石板。档头斜角，各放一架两端舒卷如画轴的长几，一几上放福、禄、寿三星拱照的翠玉品，一几上玻璃龕盒中，置文殊骑青狮、普贤跨白象的白玉石雕像。正中洞壁挂一横幅长丈二、高六尺的《达摩飘海图》，甚是气派。下方洞壁不远，一堂楠木海贝镶花的十六扇《目莲救母》画屏，把两边的博古架隔开。博古架上列出十几件古代青铜或铸铁的十八尊罗汉，以及精巧的鼎、炉、钟、磬之类佛器。左壁上一幅中堂，是明代资阳县书法家杨周觉临摹王羲之的《兰亭序》碑刻拓本，足以乱真；右壁是石经寺第五代方丈衡量禅师

手书的魏碑《妙华莲花经》的节录。油缸上下方，两张黑八仙桌上，燃起两炉檀香，氤氲缭绕，异香扑鼻。

这人看得十分入神，久久注视着那幅《达摩飘海图》——达摩祖师披着袈裟，拖着长发，脚踏鳌鱼，顺着波涛汹涌的海浪东行，不禁啧啧称赞。此人约莫二十七、八岁，油亮的分头，白净面皮，穿一身碧烟色英国条纹毛哔叽西装，摺边的长裤脚直盖到黄色空花的尖头纹皮鞋上，左手戴了只桃儿形的金戒指。在他的“啧啧”声中，左炕上的来客醒了，翻身坐起，将着仁丹胡子用日语问道：“饭来了吗？”

此人身材矮短、壮实，四方脸，三角眼，左颊有颗大黑痣，上面长出一根痣毛，是个日本浪人，名叫岩丁茨郎。他奉了日本大军火商坂垣太郎之命，来华与北洋军阀秘密交售军火。坂垣要他趁此到西南一行，和西南军阀挂上钩。他便乘机将坂垣已卖给北洋军阀的军火，混等提价，从中卡下来两千箱，藏在上海，准备卖给混战中的四川军阀，以饱私囊。在上海，他就通过雇佣的翻译唐启斌，同二十四军的刘文辉挂上了钩。刘文辉为避开其他军阀耳目，特自重庆托人约他来石经寺洽谈，还想再买一些。

岩丁起身喝了茶，肚子感到有些饿了，正问唐启斌时，慧昌从内室引出一个全副武装的青年军官来。慧昌刚向唐启斌介绍说他是二十四军军需官周济良时，那青年军官已趋前两步，向岩丁伸出手来，用流畅的日语说道：“岩丁先生，久仰久仰！旅途辛苦！”唐启斌随即用日语介绍他的身份。岩丁听了，满脸堆笑，紧握着周济良的手说：“幸会幸会！世兄曾东渡敝国求学？”周济良眉毛一扬，仍用日语接口道：“小弟在贵国东京

士官学校虚度数载，回国后即为刘自公延揽，主管军需。望多多赐教！”慧昌见二人咿哩哇啦，谈得入港，忙向翻译说：“阿弥陀佛，二位定已饿了，请到膳堂用饭畅谈。”说罢，在前带路。

众人鱼贯进入膳堂，只见大圆桌上，摆满了巴蜀珍馐佳肴。主位上坐着一个身穿哗叽中山服的中年人，见他们进来，连忙站起，右手微微摘下深灰呢博士帽，温文尔雅地说：“欢迎！欢迎！”周济良用日语介绍道：“这位是二十四军的田北诗参谋长，代表刘自公专程前来欢迎先生！”岩丁喜出望外，伸手与田北诗紧握着，坐了客位。经唐、周二人翻译，他和田北诗就边吃边谈起来。不提。

且说田泽孚在山洞口受了慧昌一顿抢白，气冲冲回到厢房，命赵排长不要打牌了，严密监视地下室的动静。然后叫马伙牵出一匹黄骠马，翻身上鞍，急急选小道奔回龙泉驿，通过军用电话向成都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报告。田颂尧早已从上海得到刘文辉向日本购买军火的情报，料想这个石经寺的不速之客，定有来历，便叫田泽孚千方百计弄清内情回报。

第二天一早，田泽孚点了两排人马，赶到石经寺来。庙会刚刚开市，耍猴戏的刚才扯起圈子，人们远远望见几十个丘八荷枪实弹飞奔而来，不知出了什么事。那世道在老百姓眼里，兵就是匪，匪就是兵，所以有“好男不当兵”之说。当时见了那阵仗，无不吓得魂飞魄散，一哄而散，躲之唯恐不及。那搭棚摆摊的，摆摊子，看相测字的，也都急忙收拾打点，落得个“神仙打倒，凡人遭殃”。说话间，田泽孚的马队映眼帘，摆开队伍，命人将

四架“蛇蛋笼笼”机关枪架起，正对着庙门和山洞。

此时，早有人报知慧昌和尚。慧昌大惊，禁不住一声唵哨，即刻有人敲响集合梆子，顿时从庙里寺外、柏树林盘中，跳出四五十个手执各式武器的壮汉和尚来。当他们一眼瞄见庙前高地上架起的几挺机关枪时，便都在庙门内立定脚跟，畏缩不前了。只听田泽孚骑在马上高声喊道：“慧昌和尚，你给老子站出来！”慧昌只得硬着头皮走到门前的台阶上回话：“田营长，有话好说。阿弥陀佛！”田泽孚催马上前，叫道：“赶快把山洞门开了，老子们要进去打牌！”慧昌嗫嚅道：“这……这，这……”田泽孚猛地跳下马来，带着四个弁兵冲上石梯，从台阶上一把抓住和尚领，将他往石梯下一掀，叫声“走”！慧昌一个踉跄爬起来，莫奈何被押着走向山洞口。洞口两个和尚见田泽孚等押着慧昌气势汹汹走来，惊得目瞪口呆，正不知所措，忽听得“咣当”一声，洞门大开，从洞中扭扭怩怩走出两个贵妇人来。你看她们：

不惊不论，一胖一矮。前边个穿一件猢猻旗袍，围一领狐尾坎肩，套一双绣花绒鞋，手指上宝石戒指么二三，手腕上黄金手镯光闪闪。雍容华贵，仪态万端，若非豪门贵妇，疑是王母下凡。后一个巧梳云鬓，斜插金钗，小巧玲珑，花枝招展，品貌妖娆风前柳，举止飘浮池中萍。

田泽孚不禁一愕：风月场中，那后一个明明是花花太岁范某人的五姨太云萍；宦室豪门，那前边个竟是省主席的二房太太！一时间正不知如何是好。不料云萍趋前一步，抢到他面前，举起戴着绿色翠玉戒指的右手，用胖乎乎的尖尖食指指着他，酸溜溜地说道：“田么哥，甚么风儿把你吹来啦？动刀动枪

的，吓死人啦！也不看看——”她用眼瞟着二太太，“谁在这儿！”二太太一脸愠怒，接过话头：“泽孚，马上把人带回去！我们上了供香，还要在地下室搓几圈麻将呢。听见没有？”田泽孚下意识地答道：“听见了。”双脚一并，甩了个“五百”^①，眼角斜瞟了云萍一眼，转身带起弁兵，悻悻而去。

且说田泽孚明里领着马队回九龙场，暗里却留下两班人，埋伏在石经寺周围。不料一天一夜，都没有一丝儿动静。第二天拂晓，这两班人都疲倦已极，一个个倒在树丛、岩石下酣睡着。

忽然，石经祖师殿下的后山洞门开了，从洞中走出三个人来：岩丁茨郎、唐翻译和周济良。他们很快上了准备好的三乘软轿，在昏黄的下弦月色中，离开石经寺往南上路——岩丁将经由云南出陆南关去越南回日本国。他已和田北诗签订合同，答应将两千箱军火卖给二十四军刘文辉，下月在上海日租界交货。唐翻译到云南后将和他分手去上海。周济良一直送他们走小路到仁寿，宿了一夜，第二天和他们分道扬镳，转道籍田镇回成都报捷，岩丁二人上轿向井研山路而去。他们将辗转乐山、宜宾，然后经筠连出川，到云南省的盐津县。

这天下午，岩丁一行人过了周坡，刚走进一片丛林深谷，忽从岩洞里窜出二三十个手执刀枪的黑衣强人，拦住去路，不由分说，一伙人将轿夫先绑了，全丢进岩洞；另一伙人用红布把岩丁和翻译的眼睛蒙着，嘴里塞进棉花破布，捆在轿内，抬起就走。二人在轿内叫苦不迭，失悔不该来川。正是：人为财

^① 军阀时期士兵敬礼时伸五指，谓之“甩五百”。